



聚焦  
jujiao

# 捐赠圈：渐成捐赠方式新潮流

文/刘秀琼

由腾讯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简称“联劝”）主办的捐赠圈研究报告发布会暨第二届美好捐赠圈大会今日在沪举办，会议发布《中国捐赠圈激发公众慈善参与的运营模式研究》（简称“报告”），对当前捐赠圈实践进行了扫描式整体研究，并提出发展建议。

“我们有意识地推动捐赠圈的孵化，随后把实践变成模式分享给行业，让更多的公益组织、公益平台以及公众产生持续深入、有价值、体验感强的公益链接。”联劝理事长王志云如是说。

## 从萌芽到起步

“捐赠圈”是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自发聚集资金，群策群力共同决定将善款资助给选定的慈善组织或公益项目，从而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种慈善捐赠方式。

相关研究表明，国内捐赠圈最早出现于2000年后。2006年，一位北京网友在绿野户外论坛发起捐赠圈，通过网络义卖的形式帮助北京周边的贫困学生，也会邀请捐助对象参与聚会及活动给予精神支持。2006年，上海一位公益人李卉发起了小桔灯捐赠圈，由5-7个大大学生为一组，共同出资助学。2008年，贵州大学学生及老师发起欣赏向日葵捐赠圈，以共同捐赠的形式帮扶贵州的一个贫困家庭。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为信息传播、人员联结和项目组织提供了便利，捐赠圈也得以逐步走向更多公众。

2010年后，中国的捐赠圈数量渐增。最初是“舶来捐赠圈”模式，借鉴国际创新模式，鼓励捐赠者长期支持有潜力的非营利机构，这一模式的代表，是2013年成立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社会创新合作伙伴项目和2014年成立的联劝一众基金。

2013年起，联劝平台上捐赠圈渐增，且越来越多元化。这些捐赠圈的发起方往往是已有共同活动的社群，例如一起参加文化雅集活动的女性、EMBA同学会、挑登高海拔雪山的登山者等，他们希望为已有的社群和活动赋予更多的意义。此外，无论是发起方，还是参与成员，都不满足于简单的捐款，他们更希望通过捐赠给专业的公益组织，来实现对自身关注的特定议题和受助对象的影响力。

2018年以后，联劝以捐赠人建议基金(DAF)的形式，为这些捐赠圈提供了合规的公益社群身份。这些“圈”各有特色，人数少则几



美好捐赠圈大会现场。联劝供图

人，多则几十人；有的组织和决策层级分明严谨，有的则是疏松散落。

以“她无限”为例，这是一群女性登山者成立的捐赠圈，捐赠额度和参与程度不一。这些善款被用于资助甘南地区的困境女孩，捐赠圈模式使成员们能自己决定项目的扩展。

“捐赠圈的实践，让参与者能跨越当下公益环境中的信任鸿沟，去构建和传递信任，公众的慈善爱心能充分畅通地流动起来。”联劝相关负责人表示。

## “在一起回馈社会”

在我国捐赠圈的发展目前尚属于起步阶段，数量不多，尚未形成规模，但已经逐渐成捐赠方式的新潮流。此次发布的《报告》对20个捐赠圈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累计筹款总额约为1327万元，捐赠圈涉及成员约2700人，对外累计资助总额约为6275.5万元。目前，完成了至少3轮项目资助、有成熟运营经验的捐赠圈占比40%。

从活动地域分布上看，近70%的捐赠圈成员在上海；成员参与捐赠圈活动主要以个人为参与单位，占到了总成员数量的2/3。捐赠圈成员年龄在32岁至52岁之间，拥有良好教育背景、良好收入、共同兴趣爱好，以女性为主。成员数量最多的约有500人，最少的有3人，中位数为40人。捐赠圈成员年度捐赠金额差异较大，从几元到几十万元都有，45%主要集中在1000-4999元区间。

发起人设立捐赠圈的主要动因是

“在一起回馈社会，没有特定资助需求的共同捐赠”这类泛公益形式，现有捐赠圈中，成员加入捐赠圈，虽然有来自外部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对发起人或其他成员的信任以及对捐赠圈模式的信任。报告认为，捐赠圈是一种理想的跨越信任鸿沟的方式。

捐赠圈的日常运维结构中，组织类型主要以围绕核心团体或个人的松散网络为主，通过管委会或核心成员进行决策。与之相应的是，区别于一般公益捐赠，捐赠圈成员的捐赠活动不仅仅捐钱，同时还捐时间、捐资源；成员参与意愿较高的其他活动为：出席全体成员会议、参与社交活动。

《报告》还发现，捐赠圈的资助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资助对象主要是儿童。报告认为，资助儿童占比最大的原因，一是部分捐赠圈成员参与公益还处于起始阶段，对捐资助学尤为关注；二是由于联劝在儿童领域的深耕和项目推荐。

## 成为公益的新推力

较之一般性的捐赠，捐赠圈是颇具稳定性的一种捐赠机制，而且成员往往会吸纳友人共同参与捐赠，产生“涟漪效应”。然而报告研究团队也指出捐赠圈存在边界，表现在人际网络、信任传递、组织规模、不可再生资源要素、集体议事的能力、慈善组织的能力6个方面。受限于这些边界，捐赠圈不可能无限扩大。

捐赠圈的价值不仅仅在善款捐赠一个方面，调研显示，超半数成员表

示在参与捐赠圈后，其公益认知、公益行为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和增加。与之相应的是，捐赠圈最大的受益对象除了被资助的群体，还有成员本身；而从受资助公益组织视角来看，捐赠圈为公益组织自身长期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帮助。

得到了捐赠圈帮助的公益组织“中途之家”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第一次来就问我需要什么，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工作人员的工资。他们帮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但同时，他们也会提很多尖锐的问题，看得出来，他们是在用心支持我们项目和团队的发展，他们不是简单的捐赠人，而是想帮助我们有所改变。”

联劝等慈善组织作为连接捐赠圈和资助端的“桥梁”，可提供财务行政以及项目管理支持，陪伴捐赠圈成长。例如，一位捐赠圈负责人说，联劝最初为其提供了70多个公益项目供选择，成员们经商讨后选定了其中一个给予资助。与此同时，捐赠圈也能推动相关慈善组织的使命和愿景落地实施。

尽管在启动或发展过程中捐赠圈面临着各种障碍和挑战，但捐赠圈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也从侧面说明了这种公益参与形式的生命力。《报告》对捐赠圈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破圈传播；持续学习、分享，并开展圈子间的互动；持续跟踪研究；优化发展环境以及倡导公共治理的理念，最终让大家愿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公益行动  
gongyixingdong

## 广西希望工程10年筹资2.94亿元

本报讯(记者 郭帅)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获悉，10年来，该区希望工程筹集善款2.94亿元，走出一条社会化筹集资金、项目化推进、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创新之路。

在引领阅读新风尚方面，2021年，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筹集资金1000万元设立燕子希望基金，推出“希望阅读”公益项目，组织区、市、县三级阅读讲师近350人，面向百所希望小学、农村小学及20余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广西青空间”开展阅读公益主题活动，服务全区10万余名各族农村青少年。

在助学育人方面，10年来，“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困难学生资助项目已建立起完整的助学链条，覆盖各个学习阶段，累计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4.32万人。

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广西希望工程抓好希望小学提质升级建设工程，自2012年以来，为全区农村地区援建希望小学108所，配套运动场37个、图书室66个、美术教室39个、音乐教室12个，推进农村小学各类场所和功能室升级。自2014年以来，“希望厨房”公益项目共筹集资金3798.56万元，在全区建设671所“希望厨房”，让农村学生从“吃得饱”到“吃得好”。2015年以来，“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体育公益项目累计筹集资金460.9万元，派出403人次专业支教志愿者，在全区152所农村学校开展篮球支教服务，31万人次的农村地区小学生从中获益。

10年来，广西希望工程还在探索“互联网+公益”、关注青少年权益维护、着眼职业教育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 青岛持续致力无障碍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近日，患有罕见病腓骨肌萎缩的赵芳彬记录自己第一次坐飞机奔赴青岛的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她记录了自己乘坐轮椅顺利地进入了机场。几经辗转后乘坐无障碍通道、摆渡车，最终被乘务员抱上台阶，顺利登机，最终抵达青岛。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青岛机场优化无障碍服务举措，软件硬件同步升级，让“特殊旅客”顺畅出行。其中为“特殊旅客”设置爱心专座340个、轮椅停放区87个、母婴室36间、专属爱心休息区5个，持续做好盲道、无障碍卫生间等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工作。与此同时还推出一系列爱心服务，包括免费电瓶车、婴儿车服务、轮椅服务、冬衣寄存、便民箱等。

记者获悉，这只是青岛市持续致力于无障碍建设的一个侧面，近期，青岛市残联还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方案，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完成不少于2000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目标。此次为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是通过科学评估后，利用智能家居、自动化设备等科技手段开展智能化家庭无障碍改造及适老化改造，与辅助器具适配做好有效衔接，业务并联办理，服务同步进行，全面提升残疾人居家生活质量。

据青岛市政协常委、市残联理事长王建中介绍，此次改造将优先安排一户多残、多重残疾、老残一体和重度残疾人等残疾人家庭，同时兼顾肢体残疾、视力残疾、听力残疾、智力精神残疾等各类残疾人需求，一户一策，扩大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覆盖面。



新政速递  
xinzhengsudi

## 宁夏：社工服务平台向城乡社区推进

本报记者 顾磊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将努力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意见》明确，到2027年底，全区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将达到1.5万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到160家，持有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人员达到7000人以上，基本形成与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工作人才规模。服务效能增强方面，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网络持续健全，专业服务日趋规范，社会工作人才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服务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优势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意见》提出要健全三级服务体系，健全购买服务机制，规范重点领域服务，加快地方标准研制。到2025年底，要打造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示范站100个，同时逐年向村(社区)延伸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站，到2025年建成1000个，2027年达到全覆盖。

《意见》部署了5项主要任务：优化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机制、加大社会工作人才使用力度、发挥社会工作人才优势作用、提升社会工作人才服务水平、优化社会工作人才发展环境。

民政部社工研究中心副教授、益

耕智库研究员卢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项政策的最大亮点是更加注重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向城乡社区推进。”

卢磊表示，当前相关社会工作发展政策，将重点聚焦在推动乡镇、街道层面的社工站建设，“宁夏此次出台政策将社会工作的服务触角延伸至城乡社区，注重探索打通民生服务和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迅速，卢磊认为，其发展有三大特点：一是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二是能够借助顶层制度设计顺势出台相关政策制度，推动本地社会工作发展；三是探索符合本地区特点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包括民族社会工作、易地搬迁社区的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未来当地社会工作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局面。

对于宁夏此次出台的政策如何落地，卢磊认为有3个关键点：一是基层党建领导应高度重视、支持，相关主管部门应做好发展规划，做好保障支持和方向引领，有目标、有方向地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二是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使用社会工作人才的公益组织应主动响应，积极下沉到城乡社区，进入寻常百姓家，开展有温度、专业化的服务；三是城乡社区及其社区工作者应敞开怀抱，与专业组织深入合作联动、协力同行。“这些工作人员也应主动学习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基本知识和技术方法，加快实现社区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卢磊说。



记者观察  
jizheguancha

## 《县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模式研究报告》发布——

# 县域社会组织筹款如何“破圈”

本报记者 顾磊

为了更好地解决县域社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的募资难、资源少等重点问题，进一步发挥县域社会组织的力量和互联网募捐平台的重要作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简称“七悦公益”)、上海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简称“方德瑞信”)共同发起了县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趋势分析与模式研究报告项目，并于近日举办《县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模式研究报告》(简称“报告”)发布会。

七悦公益项目官员许英在解读报告时表示，县域社会组织存在“四圈层”筹款模型：核心圈层是项目团队和项目落地地，即筹款方或运作方；第二圈层是项目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团队；第三圈层是基于对公益本身理解而进行捐赠的群体；第四圈层是非纯粹公益动机而捐赠的群体。“不同圈层之间捐赠参与程度是逐渐降低的，公益带来的价值感和内在动力可能越来越弱。”许英说。

县域社会组织筹款如何“破圈”?报告建议，县域社会组织可

以从以项目为中心和调动捐赠人参与活动为中心这两种筹款视角设计筹款活动。“四圈层”筹款模型同样适用于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的“线上+线下”筹款情形，能够充分利用县域社会组织的筹款优势。

甘肃一山一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李孝君表示：“县域社会组织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其实是熟人社会，即为报告里提到的第四圈层。通过熟人关系引向公益，再通过捐赠方式破冰，也是我们动员筹款利用的方式。”

对此，方德瑞信副秘书长黄晓芸表示：“县域机构基于熟人社会，发起者多为志愿者团体，最早可能并没有筹款，但积累了很多志愿者参与的模式，带动社区伙伴们参与，而这种参与进来的过程就相当于给县域社会组织发展捐赠人奠定基础。筹款并不是只能一家机构单打独斗，可以联动各方参与，而县域社会组织有这样撬动资源的能力。”

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张强说：“通过地理位置和熟人关系，更多地串联起县域社会组织和县域中的人，再把行业的专业优势

通过互联网下沉到县域中形成一个闭环，这样可能会对本地组织的发展有很大的加持作用。”

山东省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发起人孙建涛则认为：“在县域社会组织发展当中，优势虽然不多但是非常聚焦。首先是服务人群比较集中，可以清晰聚焦社会问题的痛点；其次是区域优势，可以深入基层动员，形成强大的动员优势。挑战也同时并存，随着服务专业化的逐步提升，人才需求量增加且筹款资源欠缺。”

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顺风公益协会会长龙灿表示，该协会经历过从内部捐赠转向社会进行公开募捐的过程。对于外部资源的链接，“逼捐”是不可持续的，县域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资源，针对不同需求将组织自身的优势最大化。“无论资金捐赠大小，从个人到企业，付出捐赠的每一笔善款，献出的每一个爱心，都应该让更多人知道。”龙灿说。

根据报告样本数据，74%的县域社会组织面临的挑战是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近六成县域社会组织持续采用互联网募捐平台进行筹款，但只有6.78%机构有专职筹款人员，以

机构负责人负责筹款居多。腾讯公益平台项目总监张帆表示：“县域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区域和情感优势，平台也会进一步设计规则和思路，把筹款资源引导到县域社会组织的‘毛细血管’中。”

报告建议，县域社会组织应注意将第四圈层的捐赠人引入到第二、三圈层，还需打磨自身产品模式，提升捐赠人对项目的价值认可。

报告认为，除县域社会组织自身外，其他相关主体也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促进县域社会组织互联网筹款生态进一步建设。对于枢纽型机构而言，应给予县域社会组织相应的能力建设，搭建共同发展的平台，持续陪伴成长；支持县域社会组织发展的基金会不妨以项目形式支持县域社会组织筹款等专业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募捐平台可将县域社会组织纳入服务视野范围，汇集优秀的互联网筹款案例，形成相关技术支持工具；行业基础设施、研究者及实践者应认识到县域公益的价值并且予以持续关注；此外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可以给予县域社会组织更多的发展机会。



12月8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通过线上直播形式，开展“共享芬芳·共铸美好”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我的梦》公益演出活动。整台演出由14个包含了多种艺术形式的精彩节目组成，以芭蕾舞语诗《我的梦》为序幕，节目内容包括《采薇》《纸扇书生》《千手观音》《三岔口》等。本次活动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中国残联宣文部、中国残疾人特殊艺术指导中心承办，中国特殊艺术协会、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协办。本报记者 赵莹莹